



大夏书系·年度最佳

张文质 主编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

Zhongguo Zuijia
Jiaoyu Suibi

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书系·年度最佳

张文质 主编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

Zhongguo Zuijia
Jiaoyu Suibi

第 二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 第二辑/张文质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617-4896-5

I. 中... II. 张... III. 教育—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677 号

大夏书系·年度最佳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二辑)

主 编 张文质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张万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5617-4896-5/G·2844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我们期待的一切正纷至沓来。几乎用不着费心辨认，久已熟知的场景中仍深藏着我们生命中的无数细节以及对教育真挚的感怀。并不是我们挣脱了什么，或是像树一样超出了自己，只能是，我们聆听、思虑、找寻、确认，每天都在重新面临，每天都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每天都收藏一点点的惊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书系 (现已出版)

◆ 大夏书系·教育随笔 (第一辑)

- | | |
|-----------------|-------|
| 1. 《不跪着教书》 | 吴 非 著 |
| 2. 《守望教育》 | 刘铁芳 著 |
| 3. 《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 | 郑 杰 著 |
| 4. 《教育碎思》 | 郑金洲 著 |
| 5. 《师道实话》 | 陈桂生 著 |
| 6. 《教育的十字路口》 | 张文质 著 |
| 7. 《教育实话》 | 陈桂生 著 |
| 8. 《教有所思》 | 李镇西 著 |

◆ 大夏书系·教育随笔 (第二辑)

- | | |
|--------------------|-------|
| 1. 《坚守讲台》 | 商友敬 著 |
| 2. 《玫瑰与教育》 | 窦桂梅 著 |
| 3. 《我的教育苦旅》 | 高万祥 著 |
| 4. 《做一个书生校长》 | 程红兵 著 |
| 5. 《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 | 薛瑞萍 著 |

◆ 大夏书系·年度最佳

- | | |
|--------------------|--------|
| 1.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一辑) | 张文质 主编 |
| 2.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二辑) | 张文质 主编 |

更多图书信息, 请浏览: www.dxjy.com (大夏教育网)

书系策划 / 吴法源 daxiashuxi@vip.163.com

封面设计 / 奇文云海 
www.qwyh.com

目 录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 / 1	肖 川	
我的基础教育情结 / 4	叶 澜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 8	梁晓声	—
性教育何处去 / 12	刘 伟	目
向儿童学习 / 19	王开岭	录
回归童心的独语 / 24	刘再复	—
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 / 38	王富仁	—
搬一些外国的东西给女儿 / 48	陈 语	
生命 / 55	沉 河	
对陌生人的责任 / 63	薛 涌	
不在场的风景——教室 / 67	张文质	
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 / 72	钱理群	
心灵偎依着那所叫作母亲的学校 / 76	刘铁芳	
母亲的性格 / 80	刘良华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 87	张清平	

活在自己年龄的孩子，想象力海阔天空 / 98	肖雪慧
幼儿园 / 109	周晓枫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 127	毕淑敏
贝尔纳·毕佛的神话 / 132	宋琳
我以性命担保她行 / 135	端木
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 / 147	高钢
一堂令英语老师回味无穷的数学课 / 151	潘力鹰
一堂“失败”的好课 / 156	赵光平 罗星凯
不教之教 / 165	周川
丑小鸭是怎么飞起来的 / 174	朱长超
假设陈景润晚生 40 年 / 184	上官子木
后一种可能 / 187	王晓明
沉默的大多数 / 198	王小波
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必须改革 / 211	孙绍振
论高考的不能统一 / 222	顾海兵
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 230	黄全愈
梦想与现实之间：一个大学教授眼中的 社会教育 / 236	郑强
齐喜春一天的在校生活 / 246	陶林
一位青年教师在高校的艰难生存 / 256	庄朝晖
处在“基础教育”的浪尖上 / 265	代明
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 / 279	钟启泉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 / 293	陈四益
真的声音是如何消失的 / 297	刘云杉
那只半夜怪叫的鸡 / 305	蒋 蓝
编后记 / 311	张文质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

肖 川

我能想到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莫过于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使我们秉有渊深的知识、清明的才智、通达的性情、宽广的胸怀和高贵的教养。

理想总是高于且先于现实而存在的。没有对于什么是良好教育的理想，没有某种关于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从事教育。教育正是牵涉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的潜能的唤醒，浸淫于“文化—心理”之间的精神创生。真正的教育使得一个人易于被领导与合作，而难以被奴役和盘剥。

那么，什么是良好的教育呢？也许我们很难给予它一个周全的描述，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感受过人性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过一个丰富而美好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到过一本令他（她）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某一个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令他（她）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那么，他（她）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良好的

教育。

对于所有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人们来说，大概都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不论是家人之间纯美的至爱亲情，还是亲朋好友之间诚挚的友谊；也不论是师生之间的倾情给予，还是陌生人之间默默无言的相互关爱，都能给我们的的心灵以温馨的慰藉，给平淡的日子以清新明丽的感动。在教育中，如果我们能用心去营造一种充满真情与关爱的氛围，良好的教育就有了最切实的保障。

而“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没有任何真正的教育是可以建立在轻蔑与敌视之上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可以依靠惩罚与制裁来实现。真正的教育只能建立在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宽容与乐观的期待上。真正的教育存在于人与人心灵距离最短的时刻，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中。让年青一代在人性的光辉里，拥有一个关怀的人生，这应是良好教育努力达成的一个目标。

书籍是人类文明不灭的火种，是人类走向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没有一艘船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把人带向远方”（狄金森语）。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告诫我们的：“启发智慧和鼓舞人心的书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学校首先是书籍。”在书籍中，智慧老人展示给我们的是历史的镜鉴、生命的律则和文明战胜野蛮的曲折。人是理性的动物。“未经审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语），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思想。对某一问题不倦的探究，是个体成长所必经的心路历程，也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自主的尊严。

如果成长中的青少年没有对某一项活动较为持久的投入和倾注，如果对一切都只是浅表性的接触，那么，心灵的疆域就不能得以拓展，也不能生发出良好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中国古训中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

心中悟出始知深”，前者强调的是活动、实践、躬行对于知识的领会与掌握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悟”，即个体经验的激活在理解、吸收、建构和掌握知识过程中的意义。没有比较丰富、深刻的体验来积淀形成一定的经验背景，“悟”就不易甚至不能产生。因为理解活动并非某种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人的整个生存活动的一部分。

大自然的奇妙景观，不仅给人们以美的陶冶，也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一方平平淡淡的晴空，一场罕见的瑞雪，一次壮观的海潮，都能给予我们以绵密的哲学理趣、迷人的艺术灵光。让孩子们领略到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并由此产生惊异感，从而增进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与交融，这是完美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

教育是文化传递与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与表征。在宇宙学的参考日历上，人类出现至今的这段时间还不到一天的1/1440。然而，就在这段似乎微不足道的时间内，人类创造了繁荣、灿烂、富丽的物质文化，纵横交织、井然有序的制度文化，千姿百态、深邃精湛、幽邈纤细、意蕴丰赡的精神文化。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些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参与分享人类精神财富和进行新创造的强大动力。

真正幸福的人，是过着值得尊敬和真正人的生活的人，是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很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马克思语）。学会过美好的生活，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能够创造幸福生活的人，这是完美教育的鹄的。因为个人的自由、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公正、人类的福祉与尊严，全系于良好的教育。

。（选自《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我的基础教育情结

叶 澜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家庭，小学就是在父亲任教的学校上的。每天清晨，随父亲走进学校的大门，一声声的“叶老师好”扑面而来。每逢过年，总有毕业多年的学生来访，父亲和他们的融融交谈给家里添了独特的温馨。那时我就觉得当老师真好，长大了，我也要当老师。也许正是那时，“基础教育”的情结潜入了我的心田。

高中毕业，我以第一志愿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旨在将来当一名好老师。因为在我看来，要当好教师不懂教育，就像要当好医生不懂医学一样不可思议。大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被留系，最初的两年是进行实践，到华东师大附小实实在在地当老师——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语文。我自以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还想做出一些大名堂，以显示专业的力量。但最初的实践却给了我“重创”：因管不好课堂纪律而常哭鼻子。一下子感到教育学学得再好在实践中也用不上，埋怨小学生为什么老师不“凶”就不守纪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生性不会“凶”，喜欢从事或更擅长的是理论研究，所以，适合当大学教师，与大学生打交道应该不会有问题。这谈不上成功的两年实践经历，虽然

在当时似乎对我的业务发展没有积极影响，但现在回头看时才觉得它还是给了我很多：我懂得了小学教师的辛苦，自此以后，因亲历而对小学教师的职业又多了一份理解、亲近与尊重；我懂得了只有读书时学到的理论、考试得到的好成绩，并不能保证实践中当好教师，当好教师还需要有另一种智慧与能力，需要有不只是从书本上讨到的学问。这段人生经历对于我的基础教育情结生长之作用在于：拥有了一份真切的当小学教师的生命体验，产生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复杂性的问题意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重创”并没有把我对理论探究的兴趣和对理论力量的信念打掉，这是大学教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真实意义上的大学教师经历，即独立地开设一门本科课程始于1983年。当时我担任了本科一年级《教育概论》的教学工作。这是一门新设的课程，还没有系统的教材，这为我重新思考教育学中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自己的见解创造了条件。对过去，包括我在学习期间学过的教育学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使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国教育学理论中最缺少的是“人”的研究和“人”的意识，它在基本理论上集中表现为，在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方面，忽视个体能动性和个人生命实践对于个体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教育中也忽视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的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教育学只研究怎样把外部世界的知识教给学生，而不研究怎样发展学生的内在力量。我认为，这是教育学必须补上的更为重要的另一半，我决心为添上这一半而努力。当理论研究初具眉目（这体现在我发表的相关论文和《教育概论》的相关部分中）并被理论界关注和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后，我产生了一种冲动：让理论产生实践力量，让实践丰富理论，探索有关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历程。于是在1990年我们组建了“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课题组，以上海市洵阳路小学为基地，开始了我的

第一个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创新直接结合的研究课题。在历时三年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坚持每周一天下基地，进实验班听课、评课，设计新课和研究班级活动，终于形成了我们有关基础教育学校的实践，以及如何把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与能力作为内在核心任务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践层面的模式。此项课题得到了第二届全国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让我看到了儿童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让我感受到了目前我们的学校生活的深层弊病，即对师生的生命活力、创造力的压抑乃至无形的扼杀；让我坚信学校生活需要而且可能作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随后开展“新基础教育研究”的重要实践来源和研究基础。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是，这项研究使我在不长的学术生涯中迈出了新的一步：用深入一线的实践研究，投入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洪流中去的第一步；用理论创新为实践探索开路，以实践探索丰富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在作为研究个体的我身上，实现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研究产生良性互动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是在一所缺乏知名度的小学中迈出的，尽管这一步还没有产生重大的社会实践效应，但它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的前景。如果把理论研究比作“上天”，把实践研究比作“入地”，那么，正是在这项研究中，我感到一种在天地之间遨游、自由探究、发现的欢乐。我把这项研究看作是蕴藏在心中几十年的基础教育情结破土而出的第一片新叶。

催化我的基础教育情结加速生长的是时代的春风。自1993年以来，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加快了步伐。时代的发展日益显现出对新人的呼唤，而新人的成长、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与基础教育的改革直接相关。此时的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被一种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所驱使。我觉得一个大时代到来了，中国的教育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到来了。在这种时刻，我们更不能只在书本上讨知识。教育实践中层出不

穷的新问题时在向理论工作者挑战，中国的教育改革只能由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承担，也只有在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中，中国的教育理论才能诞生、成长、成熟。此时若再不投入，不是时代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时代。于是，自1994年开始，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开始了以“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命名的长达五年的理论与实践直接结合的课题研究（此项研究的成果集中在《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中）。这项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教育界都产生了我学术生涯中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更让我欣喜的是，我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在许多中小学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知音和志同道合者，他们使我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的研究热情、智慧和创造，经常会触发我的灵感，使我真正感受到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对于理论生命的滋养。自此以后，我想，在我有限的学术生命中再也不会离开基础教育研究领域。1999年，在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接近尾声的同时，我和我的研究伙伴们又开始了“新基础教育发展性、推广性研究”。我们的队伍有了大的扩展，我们的追求有了新的提升：为创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学校、为焕发学校生活的生命活力、为形成师生充满主动创造的学校、生存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奠基工程而研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教科所、上海市教委、闵行区政府和教育局、崇明县和浦东新区教育局以及常州市教育局和我的故乡南安市教委等多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我觉得自己融入了“大我”之中，我的基础教育情结，已从个人的心田，移植到民族发展的大业之中，它有了最广袤的沃土、最充足的阳光、最清新的空气和最大的发展空间。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生逢大时代，因为有一个基础教育的情结。

（选自《素质教育博览》2000年第3期）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梁晓声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这是我对教育事业的想法。想想吧，我们将医务工作者颂称为“白衣天使”，而“白衣天使”们，在当代社会中，无一不是由医科专门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救死扶伤的医术得自于医科院校，他们的医德，其实最初也得自于那些院校。

这么一想，教育事业的诗性简直是不容置疑的了。

但我在调到大学之前，关于教育事业的想法，是很受到一些朋友的善意告诫的。他们批判我有浓厚的主观倾向，指出我先将某事业诗化，进而圣化，再进而投身其中，潜意识里，为的是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罢了。

现在，我已经调至大学两年了，无需朋友们再批判，我自己也开始意识到，我确乎又一次犯了太过理想主义的错误。我本是企图逃避浮躁的包围，才决定调入大学的。我觉得没有如愿以偿。并且，连我自己也又浮躁起来。第一学年我几乎没对学生发过脾气，甚至没批评过哪一名学生。而这一学年，我已发过几次脾气，批评起某些学生来，态度也相当严厉了。

然而，每静思之，我仍觉得——教育确乎多少有点诗性的特征。其诗性，是我从我的同行们身上发现的。他们性格各异，授课的方式方法很不一样；对大学教学使命的理解，也不一样，甚至观点是对立的。

但他们一进入教室，踏上讲台，每一个人似乎都变了。那45分钟，我相信，是我的同行们最为认真对待的45分钟，也是他们各自将自己的精神状态体现得最为饱满的45分钟。连他们中谁正在看病，都是丝毫不愿被学生看出来的。

但是在那45分钟里，他们内心里的愿望，却是任谁都不难看出来的。那愿望可归结为如下的无声话语：

“我要将我头脑里一切可以叫作‘知识’的积累统统给予你们！”

“如果竟非你们所想要，告诉我，你们真正想要怎样的知识？”

“如果我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可取，那么，请向我及时提出你们的建议！”

我曾伫立教室门外听我的同行们上过课。那时，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美。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无论与我的教学观点一致的或对立的。那时，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

给予知识……想多多给予……恨不得一下子统统给予……给予的越多，自己越欣慰。反之，沮丧，失落，迷惘。本可以不那么一厢情愿，却偏偏那么地不遗余力。

近乎推销、直销，却不是买卖。是一个“场”，却不是市场。不见现金交易的情形，也不是期货般的待价而抛。有时很急，但乃因不知怎样成功地给予才好。这一种急和盈利与否没什么关系。是的，由此，我仍能感受到教育的些许诗性。